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六

駢體

祭汾陰公文

唐楊炯

維大唐光宅之元祀太歲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辰揚炯以柔毛清酒之奠敢昭告於故中書令汾陰公之貴神惟公含純德而載誕兮稟元精而秀出備

五行而立身兮半千年而委質屬天地之貞觀兮逢聖人之得一若夔龍稷禹之寅亮舜朝兮若蕭曹魏邴之謀猷漢室懸大名於宇宙兮立大勛於輔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遐壽中年殞卒嗚呼哀哉若夫家傳寶鼎地闢金樓文則屬詞而比事兮學則八索而九丘入則東藩之上相兮出則南面之諸侯惟盡善兮未善固雖休而勿休既知退而知進兮亦能剛而能柔大才則九功惟叙兮大智則萬物潛周崇德廣業兮樂天知命

而不憂嗚呼哀哉門館虛兮寂寞歲窮陰兮搖落備物
儼兮如存光靈眇兮焉託垂總帷與祖帳兮罷歌臺與
舞閣天子惜其昆余兮羣臣思其可作嗚呼哀哉俯循
兮弱齡叨襲兮簪纓公夕拜之時也既齒跡於渠閣公
春華之日也又陪游於層城叅兩宮而承顧盼兮歷二
紀而浴恩榮郭有道之青目兮蔡中郎之下迎條焉今
古非復平生無德下報兮願摩頂而至足有生必死兮
空飲恨而吞聲天慘慘兮氣冥冥月窮紀兮日上丁籍

白茅兮無咎和黍稷兮非馨嗚呼哀哉

祭呂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
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免奉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
何厲天實讐言之生人何罪天實仇之聰明正直行爲君
子天則必連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
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

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
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
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
惑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
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
名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
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
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

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今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
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
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縈歟所慟
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惠庸庸
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
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惟望化光伸其宏畧震
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
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

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
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
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
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麟為鳳為景星為慶雲以寓
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
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
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
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

幾聽之尚饗

祭崔氏外甥文

柳宗元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
魂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
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時不能究
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反覆擾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
魂焉邁兮庶幾來歸餒以侑兮酒實於觴肉盈豆兮豈
伊異人余所授兮來邪否邪歆氣臭兮

祭汪指揮文

明解縉

唏颯慄兮悲風慨飄颻兮轉蓬皓鷄夜兮積雪瞥過目
兮驚鴻哀人生之紆紆兮飛花淅瀝而墮茵條而聚散
兮莫識其真天地為鑪兮糾錯舛分嗟百年之孔易兮
何哀樂之不勻撫熙河之如昨兮偶殊域之相親出連
轡兮坐連裯月夕清歌花晨屢過醉濃鮮而鼓瑟晁霜
露之鳴珂何歡不賞何賞不俱共竊祿以逢時兮聊逡
巡於一隅冀悲歡兮頃刻決生死於須臾見緋衣兮叱

撥條丹旒兮靈車望長安兮咫尺魂歸來兮謫居隴山
鬱兮洮水流紆仰視浮雲兮增感吁

祭忠丈

成器

祭忠臺在龍泉山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講劉
球疏之詔獄死邑人成器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鷄醜酒
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

文曰嗚呼先生龍逢為行兮比干為心紆忠竭智兮日
月照臨慨前代任闇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

伏闕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實感睿衷惟彼羣姦切
齒相從幽之錦衣肆其鞠凶龍逢蒙禍兮比干菹醢雲
霏霏其承宇兮天高高而莫余宰顧虀粉之是甘兮羌時
事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
感慨兮賜一日而九回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
哀扣帝闈其無路兮徒煩寃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
弔汨羅以為計於是割鷄醜酒望風奠祭懼褻於家登
彼龍山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

魂之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跼數祗以陳告惟蹇蹇以
自完兮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
能掉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撲滅於
蚤兮禍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
使舉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
適以快其怒也屹砥柱於洪流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媿
媿之輩流兮直驚鴻與脫兔也生無益於時兮富且貴
其何數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

以法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禍兮吾不
惕以改其素也

祭二陸先生文

屠隆

遵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修岡弔先賢之墟墓兮藤
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淒緊而凋傷采兼
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為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目
於雙鴻孤雲莽其起天末兮懷二俊於江東標朗秀之
颯沓兮決馬賞鉅麗於司空哀夫子之才大兮遭逢時

而多凶洵嘉名之鵠奮兮夫何叢蘭之敗於秋風牙旗
折而鼓音死兮掩雙龍於重泉風沙起而晝晦兮亮精
魂之所宣身佩大將之印兮口吐鴻儒之鉅言閉四大
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肆猘猱之與鑿齒兮又
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去
留而無心兮蓀獨遺此丘也荆叢祠而薦藻兮揚靈爽
於千秋也紛木落而草枯兮眩玄雲之若結蒼山空而
夜寒兮河濺濺而聲咽撫長劍而太息兮緬想夫子之

遺烈尚饗

祭徐惟和文

曹學佺

噫予昔送子於潞河兮河水其漣子汎汎而歸兮未及
一年余金陵既謫居兮子貽我書余答子以再兮忽往
其虛余聞訃乃反走兮為位而絕徒恨不得歸兮今歸
何益既登子之堂兮復省子之殯宮欲招子其來下兮
子其不與我同余感痛子時節兮奄忽長至乃告子以
文兮一字一淚曰人孰無死兮獨傷哉乎子也求四十

而不得兮何景光之甚迫也爾才太高兮神明嘯號爾
器太利兮造物所忌爾平日其好道兮死而不以為天
爾生前其急人兮宜其死後而貧子曠然其無累兮去
世若敝屣子雖在地下兮實不忘乎風雅彼昔人之立
名兮幽何殊于明子其優以游兮子後死之有春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七

賦體

為梓州官屬祭陸鄆縣文

唐楊炯

維垂拱二年太歲丙戌正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長
史劉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陸明府之靈夫萬里
之別猶使飲淚成血思德音之斷絕况百年之分能不

憂心如薰想公子兮氛氳惟彼積德挺生夫君天垂白
氣地發黃雲江則有汜為國之紀君傳其政愛人如子
山則有梁鎮茲一方君弘其道視人如傷宣勞於外路
阻且長曾未暮月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哀弱嗣朝暮
一溢皎皎孀妻鎖乎下室蜀門如劔長安如日歸路何
從我心如疾嗚呼哀哉凡我在位羈官邊城共戮力兮
誰言死生思其人兮造其戶庭恍無見兮寂無聲稱觴
兮酌酒心折兮骨驚嗚呼哀哉

祭趙郎將文

潞賓王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蚤狗封侯之志彰
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挺妖昆明習戰應星文
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弘妙算於西戎叶神謀於
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兇狡憑陵舊穴南臨同五溪之深
入邛關北阻類雙嶠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
春秋責帥豈無慚於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
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

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呼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分間
途徑夷落路踐戎場停疲驟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
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
靈有托梧丘息入夢之魂壯士不還殫歌起送終之曲
嗚呼九真邊徼萬里長安城危疏勒山峻皋蘭因原為
隴即壤成棺夕陰曦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哀哉
異域幽埏但有新栽松栢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枌榆感
平生有若斯聊申素酒倘聰明之不昧式薦簞醪

祭杜學士審言文 宋之問

維大唐景龍二月歲次戊申月日考功員外郎宋之問
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脩文館學士杜君之靈嗚呼
位曰大寶才曰天爵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
原不終於楚相揚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
代而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靈珠後
俊有王揚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衛王也才參卿於西陝
揚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衷其栖山而臥疾駱則不能

保族而全軀由運然也莫以福壽自衛將神忌也不得
華實斯俱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
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於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
半晴懸日光於秋水衆轍同遵者擯落羣心不際者探
擬人也不幸而則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遑自昔
迷方逢時秦兮欲達聞數竒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
才子之明敷援淪秀於蘭畹侍游仙於栢梁命以著作
拜之為郎始翔駕於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旅鴈兮超

彭蠡作編人兮居越裳殊許靖之新適億虞翻之舊鄉
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洗溟渤騫翔雨露通籍於八舍
禁門搖筆於萬年芳樹仰赤墀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
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藥雖餌兮寧愈針不及兮可憂雖
則妙醫莫識實冀神明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
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
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
弱歲游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况窮海兮同窟復文房

今並入川流遽閱隙電初過昔乘運今如此今造冥兮
若何懷君疇昔兮恨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之南
宅困之東粟使君孤之有餘寧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
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鑠金身沒誰恨其埋玉空落長
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殷禮縟善乎崔子
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勗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
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
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靈兮聞不聞我咀瑤屑君

知自久坐泣焚芝遙哀畫柳闕視祖載爰遺卮酒願歆
悲誠將告良友尚饗

為伎祭元十郎文

張說

維神龍三年月朔日故伎人伏十善謹以清酌少牢之
奠敬祭於元十郎之靈綠水茂樹藻蘿是依山崩川竭
魚鳥何歸恭惟主君高才達節賞心樂事風流不絕歌
艷露華舞迴春雪幸持此技承君餘晚綺羅脂粉嬌上
春自言終代保情親能知一日君魂斷繁絃清管為何

人懷主君之一顧願狗命於九原追夫人之嚴旨遂投
足於他門生有十年之愛况無數日之恩雖強飾容於
新奉心摧絕而不敢言君子廣德仁心必遍疇昔與君
瑟樽歡宴永懷蕙歎俯憐荼苦錫以時珍申哀故宇歔
車既展祖奠斯開悲歌助輓長袖承盃平居好此魂來
不來心思往而莫遂足欲返而遲迴終天地於此訣毒
煩冤而難裁嗚呼哀哉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愈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於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
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
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災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
歷貴部而西邁過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繇既不
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拏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
繆恒飽饑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
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人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

秀竦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憇水
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膈以清酌航北湖之空
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息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
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
會之難又授縞紵以托心示茲誠之不謬倘後日之北
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
生之難信指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

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
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遭唇舌之紛
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
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
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李尚隱

年月日維靈太岳繫社平安望族潤地勢於長源構堂
基於脩麓藍田之產宜有良玉徂來之林宜無凡木昔

我待子松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望千尋而可攀大年
不登逸足方駛松欲秀而先蠹玉將攻而遽毀聞問之
時歎悼何已惟我承乏授命南征一言相許攜手同行
曼絕萬里飄泊雙旌念兩婢之價倍媿五穀之酬輕地
接殊鄰風移中土五嶺三江炎飈瘴雨釣犀之潭跼鳶
之渚席上從容幕中宴語先防載蕙之謗更示投香之
所因使庸虛不罹罪辜越井之首甘綏之女時清則銅
銷納厨歲稔則銀簪叩鼓豈我之自唯子是與相從來

覲又往於涇風埃古戎霜雪孤亭偏袈之服縵胡之纓
塞迥而晨嚴刁斗沙平而夜警堯零指我以虜隙勉我
以武經正慰窮邊俄還京邑北庭減價南轅肩泣章臺
辟掾方喜趙嘉之來棘署選丞仍見譙玄之入是焉踐
歷更徯飛翻况乎鳳沼又栖領原何疊成於燥濕而厲
結於寒暄未及西山之藥旋為東岳之魂憶昨舊許負
歸青門出餞樂作而歎起孟行而淚泣俱容與於風波
共沉吟於鐘箭揮袂如昨郵書甚頻雖遙道里未濶聲

塵孰謂念歸之日翻為有慟之晨嗚呼哀哉髣髴荒阡
依稀古陌徐動丹旒永歸玄宅願執紼而身遠想移
舟而目極迥野秋思羣山暮色悵白髮之哀翁哭青雲
之舊客聊茲寄奠莫寫西悲已乎崔子為我歆之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

集作去

遠揚朱恣行益軻拒之乃壞於成戎

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甲
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

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文粹作闕合怪駭驅濤

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

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文粹作宮罔辭於艱文粹作於難疏奏輒

斥去而復遷集作選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

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子以友講文析

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

三來視我笑語集作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

生皆惡言兄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集作感

于中別我

集作欲別

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

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狀兄行下于

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之來

集作來東

我刺廬江君

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筭百酸攬腸音容若在曷日
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文

元稹

嗚呼英英君子汲汲仁義壽則道亨天亦德熾焔焔衆
人役役名利材不稱官老不識事紫綬縈身黃髮垂穗

徒擲天年竊耀名器石頑慧明亦有何貴君雖促齡實
大其志呼吸風雲擺落塵膩泥濻珠玉糞土名位瞪目
凡流傾心俊異譽如不聞毀亦不忌不求近效直詣殊
致圈檻豺狼籠御鵬驩壑山堙海吞河噴渭嶽立英髦
粉碎庸媚德我者煌煌虐我者惴惴赫赫其門揚揚其
氣念昔日之盡言此惟君之大意天不降年志亦歿地
我輩猶在尚可希冀故曰交本乎道道通乎類身沒類
存道則不墜信後圖之未忘柰目前之歔歔昔江濱之

送君每重宵而疊醉曾不易其津涯忽莫陳於喪次孀婦號呼哀瘠提稚拜我者曩日之舊童示我者絕時之遺字埋萬恨於深心泗終天之別淚嗚呼哀哉尚饗

祭梁鴻墓文

陸龜蒙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弔以酒為奠其辭曰先生作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聚以舉白天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

無頗比要離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干
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
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
吳民之粲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
五噫兮可作

祭馬龍圖文

宋王安石

嗚呼余記業於進士孰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
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游依國門之嵯嶢始逢君之

執鞞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
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子罷官而
南橋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
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遐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
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
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
昏昭釋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說君
獨悟而同條嗟慢人之已矣斥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

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哭白溝文

明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
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
載憤痛爰托於斯文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
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
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邁於茲野覽殘墟
以掩涕塞故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

日倉莽兮將墜天愴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
而增惑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欷乎內惻爾其龍鬪虎爭
雌雄未決戰形闕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
謀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畫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
角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水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畛
崇嵒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必
剗其骼戈穿於喉踐為土沙叠若陵丘魂營營以無歸

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斷行風陰陰
以四起折鏃朽鬪雜瓦礫兮飛揚嗚呼此為何流而有
斯戰場耶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於鴻
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若天傾兮地搖乃有
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
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猗嗟我祖生而士雄死
為國殤岱華摧而孰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於塵沙
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怦怦

以縹緲馮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續箕裘之末
躅愴時命之難忱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
棺而葬無塋匝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兮
崩裂涕闌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
將發而復結托哀響於茲文

祭玉壘王舜卿文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
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仗

同三進而及雷咄蒙楛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簧
之易如慚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咫尺褫龍章於闕右
落孤影於清潯下承明於紫宙予子子以無依子瘵瘵
而在疾聯鱗艘於潞水竭吟嚙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
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弔影
於魍魎甘生涯於魑魍君違秦而巴僇我去蜀而滇憊
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攜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
之幾殼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迺訝垂白之如新

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
於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顰於面皺
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雖雜懼忽於湏臾類相燕
之一宿汨甲蠶以吾行牌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
擘詞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
於旅巢慨河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
涕却笛而已零盃欲奠而先覆嗚呼物負陽而抱陰咸
含章而挺秀何淑貺之難臨而良辰之難邁巾柴車以

碧紛蒙駑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蕙茂豈
黔羸之混施兼造物之恂替屈天問其馬陳抑天對兮
馬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掬芳馨於皎日等
塵劫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
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張隱君文

李攀龍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斯
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覺矣

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髻齡織
儉斃斃在疚不振於宗違恤我後宜無忘於愈疏而不
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弟思輯用光
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昌敦薄寬鄙徽
猷是襄此圯族所以為凶而公自履者祥也又其少而
治產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番務豐若貨殖於受命謂
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
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思

施棺有遺裝偕旅罔知緘誌以還歸慰其孀非能讓財
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末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為下而公
自居者竒也又若外示怯而重為邪中賈勇而羞使氣
里有少年謂我易與問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墮
擇而女泣不生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
歸就汲窺我篋筭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羸經
遷儒厥季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詔賜爵
以優老齒及耄而彌尊奚其為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

善斯類蕃某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豈尚鑒於斯言哉

戲為生祭周叔南文

屠隆

嗚呼叔南魂先鬼逝躍馬氣灰擊劍心死維匣有刀維
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風雲
慘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間
兮蟋蟀悲牀頭兮蟋蟀生時多營嶽崎突兀追風飛兔
摩空爽鷲手摧勁敵足踏溟渤雕龍搏虎為世英物壯

圖不成飲恨而歿嗚呼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
纖月空墮燭花空寒哀角已盡微鐘復殘使我仰天而
涕廢箸而歎嗚呼爾形頽頽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
秋合運萬里驍騰昨日之日騁驂騶於天步今日之日
掩狐兔於寒局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壁中斷紅
粉蚤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寶炬散為荒煙茫茫
獵場犁為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
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通必遷物窮乃

終何日弗西何水弗東秋草罷綠春花披紅嗟夫君之
盛年何替焉而就木形未離於人羣名已登於鬼錄若
有人兮山之阿羗俟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
來兮肅肅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
世固以形存為存形亡為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
神王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黯
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

祭楊少宰先生文

袁宏道

惟公道同魯猶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
之含音如太阿之飲鋸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却
五載銓衡水平山寧澄汰九流廉頑礪濁人曰朱門公
也岫嶽床無帳帷門無簾箔月夜橘湯曉窓芹脍一編
韋冷六時影卓雖聯班於龍尾儼鷄羣之獨鶴幸明主
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
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我公之持正司羣彥之闕
鑰瀝肝膽而向人澆薪焰以巨杓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

之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魂之猶躍其或澆頹相因
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為豈若長夜之安樂身雖栖於
黃腸道豈隔于冥冥捐無情之涕淚布丹心於脂膜聊
酌酒而陳詞知魂兮之無忤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

八以下韻文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唐張九齡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於故某公府君之
靈惟公熙華公族振景夫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
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螻蟻之患嗚

呼哀哉始更榮盛蚤睦嘉姻謬入郡公之選嘗荷戴侯
之遇情契濶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宦某又犯
時永矣去國賁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茲
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析聲而審過畏簡書而間之然
猶風煙可冀翰墨無輟心已運於虛舟跡尚濡於涸轍
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
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
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窟嘗許恤

人之孤况霑愛子之半謹因遣真昭告明靈心不可卷
德以為馨匪羞是薦惟愧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目
於郊垌嗚呼哀哉尚饗

為寶民小師祭瘡和尚文

李白

年月日某謹以齋蔬之奠敢昭告於和尚之靈伏惟和
尚降靈自天依化游世角立獨出嶷然生知鳳凰開九
苞之翼豫章橫萬頃之陂始傳燈而納照因落髮以從
師邁龍象以蹴踏為天人之羽儀紹釋風於西域迴佛

日於東維若大塊之噫氣鼓和風而一吹熱惱清灑道
芽榮滋走吳楚以宗仰將掃地而歸之嗚呼來無所從
去復何適水還火歸蕭散本宅寶舟輟棹禪月掩魄痛
一往而無蹤愴雙林之變白某蚤承訓誨偏荷恩慈忝
飡風於法侶旋落陰於禪枝號無輟響泣有餘悲手撰
茗藥精誠嚴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靈而饗之

祭田橫墓文

韓愈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跼陳辭而薦酒魂彷彿而來享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柳宗元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坳
而頽或确而萃陰流泄漏澱沒滄溢碩鼠大蟻傍穿側
出虧踈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
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眈眈欺苟腥賤暗
忽輕詈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
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輦寧君之神去爾夷方
迓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

殊世曷從之游
酬觴於座與涕俱流

祭河南李少尹文

沈亞之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團練副使沈亞之
謹遣部吏李權奉酒殽之奠敬祭於故河南少尹李公
之靈夫哲智之達塞兮繁其時之難通故孔子厄而周
公隆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所
思所思維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安得施
雖富且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沒矣今將遺誰卷清明

之特達歸壤履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長安楊郎中文

呂溫

年月日謹以云云之奠祭於宗尹郎中之靈昔莊南華
之言物故則曰如巨室之偃歸人陶真白之語玄機則
曰雖頑仙不如才鬼邈矣高論矚然深旨有感斯文屬
在之子黃河九曲秦華三峰陽亭之右陰晉之東泆滂
佳氣盼饗孤風生民之秀惟子之宗既懼四知亦畏三
惑昔佐赤符實毗皇極坦蕩王道昭宣帝則丹青不朽

琬琰是刻狀日具東侔辰在北子之伯仲不忝前人粉
飾賢路抑揚薦紳雲間日下國華席珍排龍梅陸突鶴
摧荀卓爾風標朗然流品妍若春輝烈如冬凜燕石知
愧齊竽自審咸指路以光銷盡登門而聲寢難售者價
重難知者聲清披沙揀金由是不媿鳥散花落於今有
情劉儒十行孫弘三道直路猶絃蠹政如埽筆海驚波
詞園鞠草丈場不寫於中心冊苑空留於祕寶晉千里
國漢第一功建幢油碧啓幕蓮紅賓高主擇韻合人同

固不能加減陳掾亦可以喜怒桓公衣繡含香省蘭臺
栢赤管朝操青縑夜襞佐計相則生聚有經贊一官而
孤中叶籍於惟荔浦言念金昆毀冠裂帶雪泣星奔宅
裏之荆枝半謝嶺頭之梅萼空繁陟岡望兄詩客之情
何極歸縣見姊騷人之恨猶存乃擢戎曹遂荒京令將
換清切以扶明聖不知者壽難言者命未謁李良之醫
已革魯參之病嗚呼平生世路半臂交期孫金盧米百
賦千詩桂林崑嶠一片一枝終以浮沉困兼險夷對臯

壤之搖落成大老之傷悲尚冀他年或陶良夜酒筵琴
席燈闌月榭俱開愁別之襟並息分歧之駕短景未果
良辰不借竟鬱結於深衷倏淹淪於大化况南康解榻
早降清光會稽繼組昨辱餘芳情分逾極嘶哀更長三
十年之間難追往事五十里之外正恨殊鄉地濶山深
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荒荒宿莽生金認石埋玉恨土寄
奠緘詞呼風涕雨噫戲宗尹之魂來否

為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李商隱

伏惟曾構高基往脩峻址俯為明時載生奇士杜林舅

族本富文理楊惲外甥

集作門

素多圖史朱檻有裕括羽

成美逸足輕從東之道巨背狹圖南之水匠生明習董

氏精專魯壁陸簡汲冢遺編坐忘流麥出記憶鉛淹中

莫敵稷下誰先朝有曲臺時推奧學明博士之高選資

衆儒之先覺殷周損益夔夷禮樂既得根源盡除躋駁

粉闈假途

集作道

諫署揚輝吾寧訐訕時好依違周舉上

章惟求主悟賈生草疏

一作諫

豈畏人非用之則至捨之

則歸旋領藩符俄司國計鋤革煩冗脩明課第鄙晉室

之鬻練

集作陳
疑作練

小漢朝之造幣前籌未借歛笏還家再

北非罪三黜何嗟淮陽勁兵潁水豪族既佩新印仍推

舊轂杜當陽何嘗跨馬雄士

集作
武

爭推祭征虜不廢投

壺師人自睦夷門地古梁苑藩雄雙旌大旆二矛重弓

無忌御車惟求隱者相如謝病乃慕高風方將副帝注

心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總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

今也則亡莊子孰分其魍魎秦醫莫究其膏肓鴈沼波

淵空聞悲咽兔園臺榭祇見荒涼某獲顧尤深蒙知甚
蚤公昔分茅愚嘗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贊孟舒長者
之號及茲出守實介親隣音徽繼好寤寐依仁嘗期異
日克奉清塵何言永慟屬此佳辰訃哀如昨歸轍攸遵
林薄莽蒼川原隱轉想諸葛之旗鼓空還舊壘念伯喈
之書集作經籍已付何人候館攸開丹幡遽至瞻望衛幕
連綿秦時寄奠申訣纖詞寫意終阻願於親躬徒加哀
於殄瘁嗚呼哀哉尚饗

為裴懿無私祭薛郎中文

李商隱

伏惟靈佐商宣業朝薛傳規門崢層構堂業崇基玉生
藍岫芝產銅池梧高佇鳳蓮馥停龜有美令人載稱清
劭訓在詩禮樂惟名教王謝標格曹劉才調清如濯熱
之風明若觀朝之燎靈臺委鑿虛空融和秋水望潤春
臺上多鄉塾棹鞅丈林勵戈硯橫河漢紙落烟波澤宮
狸首棘場揚葉箭去星慙弓迴月怯兩書上第五辟名
公馬卿賦雪陳琳愈風平臺竹苑淮山桂叢營分細柳

幕染芙蓉顯備臺僚榮徒憲秩冠莪鐵勁衣明綉密霜
下簡端風生落筆庭夜烏迴天秋隼疾帝念充職任於
諫垣依違絕想從容敢言攀檻而空留跡在削藁而不
見書存女史護衣太官供食伏奏多可分曹著績帳煖
錦麗闌明粉白既題柱以如田亦償金而類直漢榮出
牧晉議州兵廉袴歌送劉錢贈行濟南之誅巨猾揚州
之試諸生虎去江靜珠來岸明神豈好謙天寧秩禮靈
華國之名器喪士林之模楷使為善者奪氣求仁者解

體已不駐於卿雲竟何窺於伏濟長洲樹古茂苑山春
橘稅既集茶征是親鷁渡雪而去遠鵠下亭而唳頻紫
塞氛興殷楹夢起帳入飛鷲牀驚鬪蟻鄭玄知數阮瞻
無鬼終自膏肓傳於骨髓嗚呼哀哉丹霄萬里建木千
尋坦坦清路幢幢翠陰三襲臺迴九重禁深中懸旒宸
下集華簪無非東箭盡是南金或扶傾作棟或望旱為
霖顯允明公宜膺百福夜暗神昧天長景促青女變霜
曦和納旭梢隋掌以銷璣慨周閑之喪駮永惟清族本

富才人有弟則陸無兄不苟原鶴奕奕沼雁馴馴珩竒
動楚璧貴傾秦水矣彼蒼胡然人事但續椿壽徒高鶴
位摧壓光價掩淪聲味頽不濁而殄灌宗淮未絕而傾
王氏某甲因承中外獲奉恩知通孔李道德之舊兼盧
劉姻戚之私鑄顏有契全趙為期靜龍門之風水劇羊
腸之嶮巖空欲銘恩何酬樹德庇孤根於高援許嘉姻
於弱植將歡宋子俄放湘南綬黃楚傲鬚白昭潭歸止
未卜棄余是甘許靖之悲方極王粲之憂不堪猶辱重

言將敦故約玉無改行金不如諾勗大義於幽沉軫遐
心於漂泊使者尚在凶書已來雁足空遠魚腸不迴淚
和峽雨哭振巴雷孰澆枯鮒誰藝寒灰今則言去柳江
當移澧浦稍脫疑網猶罹罪罟念申慟以無期豈沉寃
之可吐嗚呼哀哉執紼路阻佳城望賒凌空乏翼上漢
無槎尚期他日式反中華認揚公之石馬撫周邕之碑
邪况良冶規存遺經業在臧孫有後魏萬必大敢期陋
質終托餘光韋平之紹續無望秦晉之婚姻豈忘絮酒

無幾生窮是將辭多失次涕數無行翼桂旌之不遠降
蘭佩之餘芳嗚呼哀哉尚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九

祭蘇子美文

宋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
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電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
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
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尚享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
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
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
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
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
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吟

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乎曠野與
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
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
饗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
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材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
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
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
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
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
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
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它人不堪公處愉愉士
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
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

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己者老益篤而信于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漉尚饗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

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
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
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
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
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
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
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
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

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
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歿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
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
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
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劉給事文

歐陽修

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
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

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
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
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
為未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
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
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
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謝舍人文

歐陽修

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源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

未幾遽問于床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
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
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
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
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
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首
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
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

而浪浪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
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
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
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
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溟濶其發於外者爛
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幾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

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
且猶為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
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
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王安石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
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
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

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
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
宰屬能挽彊倔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
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
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
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
之哀侑以言辭

祭王回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
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
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
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
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
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李省副文

王安石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

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
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
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
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祭文與可文

蘇軾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
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
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

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
為乎道之不行哀哉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
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
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博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
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
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
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
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

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
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
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
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令舉文

蘇軾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
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
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邪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邪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

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歐陽永叔文

韓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
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永叔
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
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深虞滿盈
連章得謝頻第來迎神當昇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
不慙遺遽爾摧傾此其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為之失聲

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閱肆瞻
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
頽敝惟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
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暉
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願有必犯闕
無不縫正路斯闢奸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
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道以
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勵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

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具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
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
之懿凡厥出令風雷之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握猷
為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
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
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
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
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

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
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知公因懼謗忌青蠅
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
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忠以新詩雖亟訓答奈苦衰疲
欲復為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
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為遐修
薄薦英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鑒茲尚饗

祭富鄭公文

程頤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
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
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惟夔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
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鉅賢碩輔濟一時之險艱
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蹇孰如我公道行乎重熙
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體天下之重位
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太平

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猶十
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可為曲全然而
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尚以公之沒也
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於永
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衰而
志逸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是愛
國憂君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日且屬續之前
萬物已莫累乎心胸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之當

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哀憐
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辱公
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所附公薨於洛賤居在汝官
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悲慟
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呼哀
哉伏惟尚饗

祭陳了翁文

游酢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

挈裘領灼知幾先渺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著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猷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生拯饑任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即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遭迴萬狀

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托心膂力可以
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
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
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
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
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悞
東望傷懷淚落橫臆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朱熹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
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
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
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
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
其偏亦有蚤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
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
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

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喬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

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
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

祭王博士文

明方孝孺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侵
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棺槨
倏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喧噪乎

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傑其德業
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制乎衆庶而
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理而吾徒於仲
縉又何為屢歎而深嗟嗟嗟仲縉子之去我而死一何
速耶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白晢宛如處子操筆
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熒若桃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
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之有子而歎其持節萬里
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

國因得覩岷峨之奇峭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
所哀麻哭踊招徠魂奠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
然有志于古道而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
溢乎邛巴及今又將十年矣新天子即位召為博士遂
入辭垣編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
敬慕推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
期可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
之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隔數日

重入子室男哭袒而女號鬢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于忠國而子有令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則謂之那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差乎將英才異人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右以為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乖也雖然吾觀於世得於天者多則遇

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
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
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
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
是而又望位高而祿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
以不尤乎天而自釋况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
也稼穡而秔稻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
子為富且貴夫孰以為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

聞過而莫予加四海之內章縫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王文節公文

方孝孺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辟之飄風暴雨扶雷電而

駭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鷓雀蟲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太祖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王久墜之典致四海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媒孽間搆卒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楚百不一試而身竟死於穹廬朔漠之荒煙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

靡不疑天道之巨信為之悼屈而銜冤及今皇之繼統
施大惠於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
恨弗能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
官太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宸
之前于是有學士之贈有文節之謚褒崇閔悼極其華
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能比肩
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而天道之
徵于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積以為報則

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恃善之可必人
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嗟乎先生之生也
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
身沒之後彼皆漸盡腐滅而無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
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
登仙乃知讒佞之排乎先生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敵
人之賊乎先生也適以表其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
曜乎萬年而先生又何憾焉某等或從遊乎夙昔或尚友于

簡編情不能已而託諸一奠奠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孝孺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
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
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
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
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
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

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
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
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
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
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
雲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
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
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

吾猶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
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過乎人者雖若艱危
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
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
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轂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
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
行其所以冀有益于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許祭酒文

蘇伯衡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
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
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
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惟先生識高才挺博聞
強記流輩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為德性發為文
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
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

者以靜散者以歛情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
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愔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籟
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
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閒而陪顧問對揚維精白之心啓
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
其義以為質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罄不同而比
不詭以徇嗟易所謂寥寥而媚嫉者反以為悻悻吹毛
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過夫庾

嶺尚賴鴻澤之滂沛遄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遊可
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
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
舊之眷而冠羣公以進摠胷中之蓄致君民於堯舜以
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
柳以摧隕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儔於戲天人之
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
明於一途兮尚否泰乎奚訊而况先生之耿耿者當不

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為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誠感死生其猶醉醒

同年祭陸鼎儀文

李東陽

靖逸先生陸君既卒之四月為弘治二年己酉六月某官某等謹致祭于先生其辭曰嗚呼昔者識君子于二百五十人何其壯也振響乎文藝之場蜚英于霄漢之上

抱國史之良才為詞林之宗匠固已揚一時之光而負
天下之望也既而再徙官秩三歸故廬徊翔容與於官
籍者二十年餘際龍飛之新運騁驥足於亨衢通絲綸
之密地陳啟沃之嘉謨而疾疢嬰其志意造化斂其形
軀當宁臨軒而嗟悼士林掩涕而歎歔是其闢氣數之
升降與家國之盈虛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君之學兮
文華道根嗟君之志兮山陵海吞蓋將仰視古人為必
可企及而俯念斯世之同羣彼夢想之莫遂徒聲名之

與存此天下之所共惜也而况乎同年之誼異姓之親
吾方睇滄州之落景問吉水之迷津悲逝者之不復嘆
斯人之共淪蹇芻束之無由而茲言之莫我聞也

祭鮑子文

李東陽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
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送之
而為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為乎來胡為乎歸子之來也
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廝後有臺江行月迎山邁雲

隨而今之歸丹旒前飛素縵後圍賓從縞衣而白冠送
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十年北顧氣橫
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為營營之魂乎豈生死有地壽
夭者天乎草木黃隕繁霜慘人吳澤寒波越猿暮呻子
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鬼返覓俱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
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迺於境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粢
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祭王文恪公文

祝允明

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麟歲龍聖賢亦窮騎箕蝕
璧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冶
擢桂千枝賜也奔走商也贊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
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
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澍膏萌蕭蘭同德而枯焦之
耕倍榮秋月揚彩遐邇齊照而迷塗之夫加賴昔者允
明上公之語公既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
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

進退以無據徒銜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
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敢藉茅蕘因薦心曲贊德頌業
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天子典在四海職在國史非
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奈何奈何

永州祭柳子厚文

唐順之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
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
藏經幾何年埋没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

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
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杳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
為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
自記鈞鉅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
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
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
寫物狀則已奕然神遊黃山之巔冉溪之澗今來吏茲
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迴巧獻伎者則又恍然若

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
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
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
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三原王公文

李攀龍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
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發廩
庾不俟報章痼瘵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拊循東

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蠲賦稅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闢三塘勺陂與繼川不為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爰獲巨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實惟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獍獠興亂閩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斯憚乃沒郭英王敬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水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

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秦絃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
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
不言直聲動天下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
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孝宗
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竒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
城張莊簡彭惠安何吁江周太原清節宏猷維時之彥
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類
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異官而同謨懼瓦石之相舍

精題才而不援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實維阿衡冢茲羣
后何必密勿陟降左右奏爾訐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
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莠言自口豈不仁者之
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唯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
恩有所不能私亦唯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
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某邦
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疏
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為象祇役天官心折前修簿考

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速者番元老誰適
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
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誰劍必
強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
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學問益人垂老不
寘侍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安生念憶斯其性與
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况歷侍五
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

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恭人文

李攀龍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貴
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自夫
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危焉下堂懿斯象
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尸饗勸學
孰百其身謂壺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後人中櫛委
媵託息茲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予以効我劬勞孔多

代終有慶違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奈蘊結之云何

祭少保公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盼潛掩涕于蒿蓬

祭張太僕文

徐渭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于幽其未交
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
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為之鳴若齊
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于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遣人以麥矣而文
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于斯事之未了而竟先
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于
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于某者若

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為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
也

祭童晉父文

虞淳熙

童晉父歸而埒執一夕卒卒之後幾日友人胡文思許
光祚湯以禮虞人期皆以輟音不遥素光猶燭祖而酒
之而招之胡生湯生之命觴曰噫修容廣步初儷爾形
殞歿恢矣漸叶爾心引晷且聲委羽叱靈見而不見不

如不見之無傷我神也嗚呼哀哉晉父已許生命觴曰
甫幼清忌甫汰張忌飲諧謔忌子非而我總兮鄰芳香
忌若有鳳舜有龍嘲龍譏鳳我乃不聰胡然而蛻胡然
而靡晨之飲夕之瘁嗚呼哀哉晉父已虞生命觴曰嗟
晉父爾食滎陽夫馬都史陰房之塵第安藉安止唐氏
何厲何憑何使纘玉密理焉虛夏而嵒三百焉宅三千
焉幾里語方言何誌永之口彈情糾何雌黃之念而髮
之灑沾其雨之濛濛沮如扶曳晨泣試官知我者謂我

相成不知我者謂我相讐嗚呼哀哉晉父于是三子相
與起謾謾焉投杯揮酒招之以辭曰魂兮歸來四游不
可以宮此植影搖搖志九峻此有茁寒梨泣清露此魂
兮歸來夜壑不可以委此皇路厥雄旗常勒此茗發穎
豎臚東璧此

祭丁右武文

黃汝亨

前浙東兵憲參岳右武丁大兄以萬厯己酉三月八日
坐逝于里第之正寢六月友人湯若士以訃音至年家

弟黃汝亨裂肝椎心為伍而哭將齋鏡具涉大江東生
芻攀素車馳赴千里憑棺一慟而羈紲客塵棲遲病骨
涕之無從悲無所託乃以十月己酉朔越十有七日乙
丑遥遣一介寄之絮灸為文以哭之曰嗚呼痛哉公遂
至是邪維公稟宇宙間出之才負天地不平之氣其慷
慨歷落之概可以移山岳貫金石而不可以入世塗其
高亮坦直之節可以動四海信千古而不可以及時貴
乃至老死于睚眦而終其身于讒言之可畏嗚呼痛哉

古今賢豪進退非毀之故大畧如此寧獨于公為復不
爾耶方公為理漳浦蜚聲卓異八拜御史抗章觸忌寧
黜而蹇母媼而媚逮乎東事孔亟赤白交馳帝曰咨爾
守在四夷持節東海詰戎陳師討我軍實談笑以嬉斯
其籌策之所簡練固以一班可見而其意氣之所橫厲
實惟千秋此時矣惟鼎有寶我仇是即貝錦爰興芳蘭
徒植帝閣九重而莫扣湖海一身兮難測置之東粵存
亡反側天下士無知不知皆為公扼腕而沾臆乃公豪

氣未除壯心不已脫畧公卿文酒自喜托高情于雲天
寄心知于流水亨也辱公腹心是披于浙之役已結襟
期余令鍾陵時就公居公授我餐我先以詩高談移晷
遑及其私予既被命握別淒其十年兄事敦好靡移離
愁不勝淚如縷縻已在長安忽來萋菲乃公顧有陰為
余防者不遠千里之外而終不令予知嗚呼痛哉如公
于我云何不思謂仁者其戩穀乃德徽之永辭聞公永
辭無怖無異開門危坐云大奇事徵公不磨英心銳氣

嗚呼痛哉公身已矣公後其昌公有少子鳳姿鴻翔種
玉遺珠喜竒流芳公且食未盡之報而重新司馬之構
堂惟某不天別促情長如龍無首似雁失行遽聞公訃
涕洟旁皇秋風江漢落月屋梁病骨無從遙奠一觴生
慙鮑管死愧范張公如有知我享我將嗚呼哀哉尚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九至
六百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一 以下散體

魏武帝祭橋公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模
靈幽體翳邀哉晞美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
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

顏淵李生之厚嘆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
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
酌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己疾懷舊惟歡念之
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
奠公其尚饗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

遠具時羞之莫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
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
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
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
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
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
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
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

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
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
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
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
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
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
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

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

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
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
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
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
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
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
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潁之上以
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

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覺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

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恭周
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
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
此而况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
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祗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
靈尚饗

祭徽之文

白君易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和生為國禎出為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謨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過也在公豈有所不足邪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
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
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
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
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
洛醉別愁淚投我二詩云今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
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
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鬢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
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前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
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沒有神哭送咸陽
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
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別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祭弟文

白居易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

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
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釁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
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
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
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
生意豈有官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
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普足通健龜兒
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
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
饑凍遙憐在符離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長官各
知平善骨兜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
各放從良尋叔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宛然唯是鬼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饗奠復嘗來無不論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耶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闔筋力日衰

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不下
邇北村爾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
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莫筵將徹幃帳欲收此
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
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小姓女寄寄文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
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

於鞠育而未深結悲傷而何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
當稚戲之辰孰測生死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闕中
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黃荒
塗古陌朝饑誰飽夜渴誰憐爾之栖栖吾有罪矣今吾
仲姊返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
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歿後姪輩數人
竹馬玉環繡襜文襟堂前階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
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况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

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漿水之上檀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墳相接汝來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祭孔中丞文

宋石介

昔公為諫議大夫知兗州臣僚有以詩千篇獻上者執政者即請進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曰千首詩豈若孔某一言即日拜公龍圖閣直學士公再為中丞風格益峻

及公歿劉平戰死於陣讒賊害忠良誣奏平非戰屈乃
叛耳天子怒將夷平家平家胥靡就闕寃號道途逢騶
唱中丞來平家將叩中丞馬言其事兩街賣販兒以數
千嘆曰徒往訴且是非孔中丞者平家慟哭而止噫至
尊極者君至愚暗者民尊極則不信愚暗則難開非公
至忠豈能動尊極耶非公至誠豈能感愚暗耶動乎尊
極感乎愚暗公之道格於上下矣嗚呼公之生也君稱
之公之死也人感之公之道全於死生也夫道格于上

下為著全于死生為難舉是二節公之道充于天地之間矣大冬殘臘風號雲咽節物慘淡心肝摧折爐烟氤氳樽酒冷烈享誠不享味公來降茲

改葬先令公啓殯祭文

司馬光

某釁惡不天福祐單薄旨甘甫脩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楸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啟攢塗屬以脩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憑棺取訣水言罪負隕

絕復蘇叩心長號五內糜沸

皇考太師祭文

歐陽修

嗣子具官修謹以清酌庶羞之莫及太常少卿給事中
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於皇考太師之靈曰修獲
罪於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
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
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
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

謝天地於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祿享於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修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誥而修官職不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於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享

預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

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
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
有飯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
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寤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
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
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
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狂斐尤多慷
慨驚愚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

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忍進難効忠
退復虧孝慳德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
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
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
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
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
僉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載維年月日
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

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
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禘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
公卿祖真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
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
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
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
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
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

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
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
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厠舍之後投
筑於目矐之餘於此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
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
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
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
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

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
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
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
果卿張巡諸子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
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
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它故則頸
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
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

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
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
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勖
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
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及於帝而亦自
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
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

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事以怒罵為烈
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
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日睫
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
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
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
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
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

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歿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

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
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
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
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
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
帝曰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邊地鬼也安太
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
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
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
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
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
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蒂噴鼻而死
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
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
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

節待公而六為伍其間聞訃則哭

防里祭祖文

元歐陽玄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
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
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公
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瀏
動踰十紀井邑既殊歲月既久踈遯松楸事勢使然餘
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倫列法從推

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怵惕
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五十九